

韩东

此呆已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韩东

此呆已死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此呆已死/韩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ISBN 978-7-208-08105-5

I. 此… II. 韩…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8247 号

责任编辑 刘志凌
特约编辑 赵志明
装帧设计 丁威静
策划统筹



楚尘文化



世纪文景

此呆已死
韩东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2.75
插页 2
字数 231,000
版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105-5/I·594
定价 29.00 元

目录

001	杀猫
009	利用
038	房间与风景
076	新版黄山游
100	烟火
122	西安故事
149	长虫
155	火车站
173	请李元画像
201	去年夏天
220	假发

228	前潮饭局
244	亡命天涯路
262	前面的老太婆
277	失而复得
302	此呆已死
313	曹旭回来了，又走了
335	明亮的疤痕
354	红毛其人
373	双拐记
399	后记
401	作者年表

杀猫

他说他杀死一只猫，邻居家的。以前他也说过关于猫的事，开始时我以为他在重复。他会这样，忘记对我说过的话。一向如此，把得意的场面反复述说。何况当时在座的有生人。她是女的这一点并不重要。

我们在东大食堂吃的晚饭。为吃晚饭我才领他去的。三只塑料饭盒内是同样的饭菜。那天有鱼。我们吐了三小堆鱼骨头在桌上。要是谁养猫就好了，他说。意思自然不是虐杀，而是饲养它们。

谁对我冷淡了不行，过分亲热也不行。他说。他要讲一个冷淡以致造成后果的故事。同时看了我一眼，让我回忆起另一个过分亲热的故事。对陌生的女性他只讲杀猫的细节。我所知道的要更多一些。猫的灭顶之灾是由好感引起的。

它对他有好感，天然的，就像女人对他有好感一样。他自然得意。猫也喜欢漂亮的面孔。它向他仰起三角形的脸，在他的裤子上磨蹭，尾巴竖得直直的。前一天，他刚和它的主人打了架。猫像殷勤的使者跑来，喵喵叫。他一手执画笔，一手抚弄猫的肛门，以这样的方式使它和自己平静下来。画面的错误使他恼怒。扔掉画笔后抓起杀虫剂“必扑”，对准猫脸扑哧扑哧几下。猫脸笼罩在一小团药雾中。“必扑”有异香，于是猫儿香喷喷地出去了。这便是那个过分亲热的故事。

房间很小，六七平方。他在里面吃饭、睡觉、画画。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常常是两张以上的画同时进行。没时间做画框，直接将画布用图钉摁在胶合板上。从胶合板上取下的画越积越多，兽皮一样堆在墙角。我提醒他可能发霉，建议移往我的住处。五楼通风，有足够的空间。但他放心不下。折中的办法是将画幅悬挂起来，四面不靠，之间用报纸相隔。仍不能完全放心。天气晴好的日子将它们拿到院子里晾晒，也是一个回顾和欣赏的好机会。所有的朋友都对他重新有了信心。

那天他推车出门，离开了那只猫。猫的主人，邻居小伙子就要下班。他看见它，一定不会认为一切正常。他会猜到他的敌人并采取行动。是否已无机可乘？房门已经锁好，人也已经离开了。他想到那扇木窗。邻居小伙子会推开它，将一只手伸入。那只入侵的手

上会有一只小瓶，小瓶里装着硫酸。硫酸将泼向他的画。一旦有了这样的念头就想到了全部细节。事情只能是这样的。

晒画的日子我们都来。阳光下那些画平摊在院子里或斜倚着墙脚。墙脚属于一排低矮的平房，砖瓦陈旧。院内无人通过的地方杂草丛生。上面是碧蓝的天空。画面从这一背景中凸现出来，鲜艳非常。他的美国女朋友，红头发，灰眼睛，五彩缤纷的皮肤。另一幅画上，她是黄头发，绿眼睛，皮肤黑亮。不同色彩和侧面的肖像有六幅，排列在一起。小院中，他对自己的女友百看不厌，也向朋友们推荐。院内出入的邻居们自然也有眼福。猫的主人，邻居小伙子，钳工，小张，吐了一口痰，飞向那老外的腮边。

他回来关窗，像雷雨来临前一样急切。院子里阳光很好，垂死的猫不见了。他听见钳工在隔壁问：你怎么啦？猫不回答。关上窗户，从里面扣上，再次出发。路经钳工的窗口，看见他正把它带到龙头下冲洗。从钳工的窗前一闪而过，骑出了院门。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猫已受到惩罚，并惊动了它的主人。而门窗紧闭，无人能进入他的房间。他的画就放在墙角，多么安全，不容侵犯。

钳工的一口痰飞向美国女朋友的一刹那他挪动了画框。没有击中，但敌意已经成立。他事前的警惕和钳工事后的坦然都说明这是宿怨。他让钳工将痰擦去，后者继续走自己的路。他拦住钳工厮

打。都是每天使用工具的人，臂力基本相当。他们战了个平手，各自带伤。

他骑往东郊，在植物园附近看见四个女孩。尾随她们，有时也独自闲逛。植物园不大，游人稀疏，他们经常碰面。感觉上已经是熟人了。他向她们微笑，挤眼睛。她们看他的眼神就像他是一株来自美洲的植物。四个女孩，任何一个单独他都不会有兴趣，也不要求她们那样。向前骑的时候四辆车并排，或两人一组，共两组，或排成纵队。为看见正面，他超过了她们再向回骑。她们挨得更紧了。最后一次他从后面赶上经过她们然后骑远了。有一点可以肯定，她们都不是美国女孩。

他在院子里给一块胶合板上清漆。另一块，已经上好的，平摊在地上。小孩从墙角转过。突然出现，跑着，上了胶合板，膨膨膨，下去。木板很有弹性。回来！他大叫。小孩绕过木板。混蛋！他骂，心有所动。提着蘸满清漆的刷子走到小孩跟前，在他的小脸上来了两道。这启发了他今后在凹凸不平的物体上作画，比如一只罐子，一个葫芦。重要的是笔运行时所体会到的手感。

这以后猫见了他就逃。显然它恢复了奔跑的能力。奔跑，逃离，藏匿。他去车棚时发现它在一只纸盒里安了身。没能捕住，他踩扁了纸盒。猫跳上墙头。你以为那边就是美国吗？一只去了美国

的猫是不能接受的。它现在不仅到了美国，而且位于砖头够不着的地方。导弹也无法将其击中。他站在板凳上，迷惑于墙头那边院子里炫目的阳光。

美国女友驱车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沿途给他寄来漂亮的明信片。人名地名，印象之一。男男女女，年轻力壮，印象之二。他们很有钱，他们享受生活，玩得很开心，世界是他们的。

油画颜料也寄到了，锡管上印着愤怒的凡·高。他设法给她打电话。事情弄得很复杂。有一个瘸子家里有电话和某单位的账号，可以少收钱（与邮局相比）。他不会英语，请了一个朋友，会英语的。美国女朋友不在家，接电话的是她妈。这些都凑到一块儿了。她妈怀疑他的朋友不是他。他朋友又冒充他哥哥，说是刚从德国回来。德国回来的哥哥为什么要打电话给弟弟的女朋友呢？等等，不一而足。美国老太太完全可以胜任中国的居委会主任。而他本来可以让他的朋友告诉他妈自己不会英语所以才请人翻译的。什么都想到了，就是没想到这点。

电话费 90 元。为弥补所犯错误寄出一宝石项链，花去邮资 60 元，共 150 元。项链本身价值不明，系祖传，由他妈收藏。她在出邮资的同时贡献了被邮的礼物。他心安理得。没有工作，不嗜烟酒，无任何恶习。在父母家吃饭，没地方需要花钱，除了这一次。

他妈将此举看成合理投资。我更爱妈妈了，他说。她给他留饭、织毛衣。他的症状表现在她身上，去见医生，因为他没有公费医疗。发给离休干部的游园优惠券也给了他。嘴上说不去，到底还是去了。一玩就很开心。划船、打靶、套圈、乘过山车，样样都来，收费都含在门票里了。

晚上他给女友写信，要求和她生活在一起。猫在窗外叫着，砰的一声从屋顶跳下，落向另一个顶，较矮的屋顶，他的屋顶。

他给妈妈送去一件毛衣。她坐在值班室里预感到他的到来。房间很宽大，而她孤身一人。如果她打盹，突起的铃声会把她吓坏的。他这样想，所以徒步而至。那时他的女友是否正驱车穿过内华达山脉？曙光初现，她的头发再次改变了颜色。这种颜色只和美国国土有关。

他终于捕住了它，在深夜，它行动最敏捷的时刻。真是难以置信。由此可以测出他的兴奋度。兴奋使他倍感疲倦。猫被暂时封入一个死角，两边和顶上砌了砖头。一间囚室，它将在此度过余生。一个人质，以怎样的电讯方式传达给美国的女友呢？心灵的迷信，执迷和疯狂。如果一周内得到令他满意的答复，它将被释放，被喂饱，得到照顾。他会因此收养它。它死后至今我仍这样相信。

它三天没叫。他努力忘记，或让它的叫声来提醒。二者都是徒劳的。第三天，他蹲在囚室外学猫叫。它在里面回答。一来一往，变化音调。他盯着砖块，猫眼从砖缝间看他。笑容浮现在脸上。他说，猫咪猫咪，你饿吗？猫咪猫咪，你想吃鱼吗？猫叫着，作出尽可能明确的回答。

设定的日期过去了，没有信来。或者说杀猫的事发生在那前前后后，和某件事或其他的事没有直接关联。某一天他动手杀猫。当然是那些日子中的某一天。和信、电话、钳工、游园券等等有关，但也不完全是这些事情的结果。不是某一件事的结果，也不是事情相加的结果。在我的笔记本中有关于他身体状况的记录。心脏早搏，首次发现的时间也在那前后。

某一天他动手杀猫。挪开一块砖头，将手探入。它的身体软软的，有些湿。他抓住它的后腿，向外猛拽。脑袋被卡住了，他把它留在那儿，回到房间拿所需的一切：一盒火柴，一根蜡烛。烛光中看见它的后半截挂在外边，后腿轻轻地蹬踢着，尾巴下垂。他将火焰移近它的肛门，凑上去。猫负痛，奋力一挣，整个身体都出来了，被卡住的脑袋也出来了。它的力量使囚室轰然倒塌。

他把它带回房间，放在桌上。他仅仅在想：下一步该干什么？再次看见了“必扑”。用筷子撬开它的嘴巴，对准，扑哧扑哧

扑哧扑哧扑哧扑哧。至此，它已彻底完蛋了。用一张报纸将其裹好，出了门。外面的街巷白天是农贸市场，此时鸡粪的臭味被冻住了。街边放着一溜肉案，不见刀斧。否则他会斩下它的头或将它穿上铁钩。屠宰之地刺激了他的灵感。双手握住猫的后腿，把它举过头顶，向下猛贯。猫头恰好落在案沿上。一下，两下，三下……猫的重量滑入一端，他就像提着一只装着铅球的长筒袜。最后，袜子被扔上附近一间平房的屋顶。

我太兴奋了，夜不能寐。他说。接着我请求他作出解释。我有虐待狂心理，他说，什么都承认。虐待狂的行为只说明了虐待狂吗？我们展开讨论。三人中惟一的女性洗碗回来。她关心另一个问题：猫真的死了吗？当然，他说。第二天你在屋顶上又看见它了吗？她穷追不舍。没有。那它肯定是苏醒后跑了，猫有九条命。不可能，他说，感觉到已经受辱。那么好吧，她说，以女人特有的温柔平息他，同时并不放弃自己的主张。它不在屋顶上是一个事实。有两种可能。或者它已经死了，尸体被别人捡走。或者它仍然活着，躲藏起来。没有人知道它到底死了还是活了，这比知道它已经死了要好些。

利用

1

马文是在贫寒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家的电视买得很迟。一年多的大学生活使他在各方面都有所变化，包括认为每日饭后收看新闻联播并非是一种奢侈。因此寒假开始的时候他来到段晖家。他仅仅是习惯了电视，而段晖的父母已开始考虑因与子女的趣味不同收看节目时常常发生的争执。

马文到达时正逢段晖家的第二台电视拆封。他已记不清是否是为观看这个奇迹而来的。橘黄色外壳的电视机安放在段晖妹妹的房间里，作为全家给她的十六岁生日的礼物。纸箱、泡沫散落一地。她就像和电视机一起，从地板上的那堆垃圾中刚刚取出。

那年的除夕和年初一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马文回到家里，闭门不出，难免不和前来拜年的亲友遭遇。往往是打个招呼他就回到

兼做储藏室的小房间，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一板之隔的客厅里传来阵阵喧哗。窗外，爆竹随着一声巨响飞上半空。它们就在他的眼前平行于他炸成了粉末。红黄纸屑纷飞。

位于两个声源的中间地带，他保持着沉默。马文幻想段晖也会提着点心前来，同行的还有他那光彩夺目的妹妹。为等这兄妹二人马文哪里也没去，在新年一贯的喧闹中磨炼着听力。如果他们最终没来，这耗子一般敏锐的听力的确是一种折磨。

亲戚们破旧的大嗓门或者窗外的鞭炮并非主要问题。关键在隔壁，姐姐和未来的姐夫。他们也像马文一样锁起了一个房间，开门的次数比客厅角落里的碗橱还少。一套两室一厅的居室，母亲面对两扇锁起的秘密的门，只有不舍昼夜地呆在客厅里。比较而言马文还是愿意家里成天轰轰烈烈热闹得像一节车厢。他害怕那诞生于寂静中的母亲老年的摸索和姐姐迟到的娇笑。

“讨厌！”姐姐马芳尖细的嗓音拐了一个弯，通过朝南的阳台进来。马文奋力关上那扇凌空开启的门，同时将自己神秘的预知力也关闭了。没有一次，段晖兄妹在他的感应中到来。当他不再感应时（比如一部武侠小说带来的忘却）他们依然不来。

2

出了一件事：段爱离家出走。三天后她又自动回到家里。其结

果不过是给了马文一个机会，使他在下一个假期（暑假）到来时可以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直奔段爱的小房间而去。

她抱着铁皮糖盒迎接他，而段晖——他的中学同学避之不及地在院子里的花坛旁冲他点了一下头。现在，他是她的朋友了，或终于主要是她的朋友了。这一变化并不必然地使人不愉快，只是稍许有些不习惯罢了。

如果当时他能在码头上堵住她，将她领回家去，情况或许会好一些。但她根本不在那条通体雪白的船上，她不在任何一条船上。他从来没有看见她出现在蜂拥上岸的人群中。所以有如此固执的想像不过是想让更多的人看见她，还有他——两个卓尔不群的光点在灰暗的背景上急速靠近。

他这样想的时候她正在一个同学家里睡大觉。她把自己封闭在梦的奇境中。而现实的世界里到处都是她的幻影和替身。那一天她备受宠爱，少女的形象被家庭发动起来的亲友在他们感情的视屏上（或他们窄小的脑门内）连续不断地复制着。以段爱所在的城市为圆心半径一千公里范围内所有主要城市的车站码头上接受委托的人都瞪大了他们空虚的眼睛，在侦探般自我感觉的观照下她成了一枚多么可爱的青春炸弹。

三个月前段爱出走的日子，马文正是那空虚的被委托人之一。他坐在防波堤的石头上吃了七袋面包，视线如同水鸟，追踪了多少条形迹可疑的轮船？

神秘的出走据说是因为报考志愿的分歧（家里主张她读技

校，而她竟有超越智力的非分之想，想报考大学）。也许不过是到了出走的年龄，腿部肌肉逐年丰满，总得利用一次。不过是一次隐蔽的成人仪式。即便如此，还是神秘得令人难以理解。

段爱在自己的小房间里接待了她的第一位正式的客人（有别于同学间的聚会或串门）。她和他交谈的内容没有涉及那次至关重要的出走以及后来抓住时机的通信，没有涉及因对抗的需要才有的结盟——马文坚定地站在段爱这边，为她报考大学的勇气而举手加额。

那一天他们仅仅谈论了吃，把志趣相投进一步发展到味觉方面。

她喜欢巧克力、大白兔（奶糖）、话梅（硬糖），他也喜欢。水果中她喜欢橙子和西瓜，而他喜欢西瓜和桃。他们共同的厌恶是针对水果中的典型——苹果的。除了猪肉（而且必须净瘦）她什么肉也不吃。这一点上他远没有她挑剔。还有冷饮、糕点和面食，如果展开讨论还需几个下午。如果逐一品尝那就需要更多的下午了。在未来的岁月里他们预定了几乎所有的下午，如此众多的座位、调羹和纸袋。在一堆灿烂的垃圾（由瓜皮果壳糖纸构成）纷飞的幻觉中她听他说吃过生的鸟蛋以及水银（测试体温时咬碎了口表）。

“这么说你还吃过玻璃？”

马文坚定地点点头。

“太棒了！”段爱说。